

## 來自臺灣地理中心的悲情 岩上《漂流木》讀後

謝輝煌 ◎ 文字工作者



漂流木  
 岩上著/秀威資訊/9803  
 264頁/21公分/320元/平裝  
 ISBN 9789862211694/851

### ◆ 本書簡介

岩上（嚴振興）的第八本詩集《漂流木》，收有近年新作90首，分為「樹葉的手掌」、「鋼管女郎的夜色」、「太極拳四要」、「漂流木」、「南投即詩」、及「旅遊詩抄」等六輯。書前有郭楓先生以「知人論世」、及「寫什麼？怎麼寫？」等議題為重點的〈序·風格韻味流布於散淡恍惚間〉。書後的「附錄」，除有曾進豐先生的〈追尋自己永恆的神〉，具體而微地點出了大部分作品的「內心世界」外，另有作者夫子自道的〈後記〉，交代了創作的心路歷程及方向。這三篇文字，可做為讀者多面向欣賞的參考。

### ◆ 臺灣、金門，仿如漂流木

一甲子來，悲情的臺灣和金門，就像這個集子裡的「漂流木」一樣（見〈漂流木〉），不論是「越獄」、「逃脫」、「臥

倒」、「流竄」、「衝向溪／衝向海」、弄得「血肉模糊，骨骸畢露」、及被「鋸子和斧頭／鑿子和雕刻刀」「改造」，以致「變形」、或變成「人們隨意雕刻」的一尊「神」，無一不是歷史的偶然，命運的必然。因為，她們生來就帶了「戰略要地」的原罪。如果日本不偷襲珍珠港，美國就不可能讓蔣介石接收臺灣。臺灣就不可能成為蔣氏「反攻復國的基地」，而金門也就不會成為「保衛大臺灣」的「前哨」了。

偏偏，歷史老人愛開玩笑，左手給了蔣氏一個臺灣，右手卻又偷偷地在臺灣的土地上，播下了「二二八事件」和「白色恐怖」的種籽。金門則因受了臺灣的牽連，白白地承受了幾十年炮擊、及軍事管制的苦難。

所以，在臺、金兩地的「土產文學作品」中，經常可以聽到充滿受難者「悲情」的哀鳴。岩上這個詩集裡的許多作品，也不例外。如：

「臺灣當家作主的日子／還很遙遠」  
 ——〈濁水溪傳奇〉

「風浪勁疾，大海氤氳模糊／我站在臺灣最南端龍坑海岸的岩石上／看不到遠景」  
 ——〈我站在臺灣最南端龍坑海岸〉



「雨落著／籠罩成密網／使我們無法自由進出／／雨落著／成濃霧包圍／我們看不到遠方」——〈雨的技倆〉

「消波塊架起拒馬／像防衛敵人登陸的障礙物／撕破／海的波裙／刺傷海的肌膚／／海不是暴民／海不是敵軍的登陸艇／／海憤怒地／激起滔天浪濤／越過圍堵的消波塊／發出海嘯的狂鳴」——〈消波塊的海岸〉

「儘管世界文學的地圖／畫得阡陌交織／詩章燦美如星河／都是別人／夜晚沉睡中的夢遺……新世紀的詩文學呀／換我們風流」——〈換我們風流〉

「臺北人無法／同時 遠近／看清一件事物」——〈臺北一〇一大樓〉

「薄薄的一張肚皮／如何包裝子彈射擊的陰謀／失敗的懊惱／硬拗 詆毀一顆子彈／排山倒海的沉默」——〈決戰一顆子彈〉

以上詩行，係僅就「悲情」這個題目，作簡要的抽樣而已。然不管是怨嘆被「戒嚴」的「消波塊架起拒馬」「圍堵」海浪（人們），「撕破／海的波裙（人們的自由）」；或是被「白色恐怖」的「雨」的「密網」、「濃霧」，「籠罩」與「包圍」，致使人們「無法自由進出」，並且「看不到遠方」；或是被「威權統治」壟斷，和中共的打壓，使得「臺灣當家作主的日子／還很遙遠」；還是埋怨「臺北人」（外來政權）「重北輕南」的施政（筆者對「臺北人無法……看清一件事物」的另類解讀），以致在「臺灣最南端」的百姓「看不到遠景」；或是臺灣人長久以來被「外來政權」壟斷了一切（筆者對「世界文學的地圖」，「都是別人」「畫」的之另類解

讀）；或是對泛藍族群的「硬拗 詆毀一顆子彈」的不滿。這些辛酸苦辣的「悲情」，應不是岩上個人的「私房菜」，而是那些「悲情」，匯集到臺灣南投的地理中心後，再輻射到全臺灣每個角落，成為一桌臺灣人必須艱苦共嚐的「合菜」，岩上只是做了一次原音重現的採訪而已。

#### ◆ 臺灣人的悲情

臺灣人的「悲情」，頂點就在「臺灣人當家作主」。但這個共同的政治意識，早在1896年清廷把臺灣割讓給日本時，巡撫唐景崧就領導臺灣人建立起來了。他不僅宣佈了「臺灣獨立」，還當上了臺灣有史以來第一位民選「總統」。但因孤軍難敵強權，況有一紙「賣身契」在人家手裡，臺灣人只好噙著淚水，懷著「宰相有權能割地，孤臣無力可回天」（丘逢甲）的「悲情」，被日本人「牽」走了。

1945年，那份沉鬱了五十年之久的「悲情」，本可在慶祝光復的爆竹聲中化為雲煙。奈何，當時的國府正值多事之秋，且因時間促迫，無法做好充分的接收準備，以致國軍一登陸基隆，便讓人有「戰勝的國軍，不如戰敗的皇軍」的不良觀感。加上接收人員良莠不齊，致使臺灣人重回祖國的熱情大打折扣，甚至還出現了「臺灣自治」的雜音。

悲劇跟著來，一年多後，因為一個查緝私菸的普通案件，由於處置不慎，竟釀成了一場由點而面、由單純而複雜的，且被有心人士渲染成「外省人」殺「本省人」的「二二八事件」。使得原有「悲情」的臺灣人，「從今又添一段新愁」。

更不幸的是：民國38年，蔣介石來到臺灣「另起爐灶」，並萃取失敗教訓，全面推行「保密防諜」。命令一下，全國雷厲風行。由於可作為疑是「匪諜」的事物多如牛毛（含異議人士的言行），同時，各級執行單位基於職責所在，絲毫不敢放鬆。如此一來，臺灣人（含少數外省人）的「悲情」，也就真是「舊恨春江流不盡，新恨雲山千疊」了。

#### ◆ 「悲情」何時了？

蔣氏父子在臺灣主持了四十年的威權統治，一聲「解嚴」，威權終止。而臺灣人的「悲情」，則如打開了洩洪道的奔流，怒吼著、吶喊著：「臺灣人要當家作主！」終

於，「臺灣之子」被送進了總統府，並繼續燃燒臺灣人的「悲情」，繼續加速「去蔣化」、「去中國化」、「去外來政權化」的工程。當「三一九」的鎗聲擊倒了一隻梅花鹿時，一部「春秋」史戛然而止。而臺灣人的「悲情」，仍在繼續延燒著……。

「悲情」還不止此，對岸曾有位領導向臺灣喊話說：「臺灣人可以來大陸當副總理。」而臺灣竟沒有人敢接招的回答說：「先生，你錯了，你應該更有度量的說：臺灣人可以來大陸當總理、總書記或將來的民選總統。」這不也是「臺灣人」另類的「悲情」？

「悲情」何時了？一個個的「三角」、「多角」的「悲情習題」還在等著，惟詩人能做的，只是「呈現」而已。

